寻找功勋士兵

■吴东峰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柴云振，本名柴云正，四川岳池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三营八连七班班长，中共党员。1950年10月入朝作战，1952年因战后不愿成为部队的负担，隐姓埋名返乡，被“牺牲”了33年。他是特等功臣，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2013年1月12日，在湖北孝感某干休所，我采访了离休老战士李天恩。谈起柴云振的英雄事迹，83岁高龄的李天恩如数家珍。

李天恩回忆：“柴云振是在朴达峰战斗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

朴达峰主峰阵地，高插云天，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是芝浦里阻击战最关键阵地。山前有敌阵地，山腰有敌工事，山顶驻敌重兵，后山还有敌援兵。

“夺取朴达峰困难很大，但又非夺回不可。敌人反扑了三次，我们攻了三次，都是我们一个班攻下来的。第一次牺牲两人；第二次伤亡就多了。打到最后，我班只我和另一个人活着。第三次，敌人又把山头夺过去了。”

柴云振当时是45师134团三营八连七班班长。

“所谓七班，除柴云振外班里只有三个战士。营长‘武和尚’，后来叫武尚志，作战格外凶猛。朴达峰前沿某高地在志愿军与美军之间，多次易手。柴云振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武营长要他重夺前沿高地的任务。”

一天之内，柴云振带领七班三名战士与敌人较量了三次，全是恶战。下午两点钟，敌人以三个营的兵力分多路反攻，再次占领了主峰阵地。处于山下的志愿军三营指挥所危在旦夕，战士们只能紧紧趴在营指挥所的一个地堡里。

柴云振后来回忆，营长“武和尚”把眼睛瞪得鸡蛋大，命令柴云振：“坚决给我把山头拿下来！这个山头拿不下来，我要你的人头！”柴云振回答：“班里的人全部牺牲完了，你让我咋个去打？”“武和尚”用大眼睛扫了一下四周，发现真的没人了，顺手“抓”了两个通信员分派给柴云振。

柴云振带领两名通信员交替掩护，爬着往上头上，不料中途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倾泻而下，一名通信员不幸中弹。一个小时后，敌人的机枪逐渐停了下来，柴云振抓住战机，带领另一名通信员悄悄向敌军阵地接近。通信员提了两枚手榴弹，拿起就直接冲，把第二个山头制高点夺下了。天快黑时，柴云振冲上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抓到一挺机枪猛扫，把敌人打退了。

1951年6月5日凌晨，朴达峰阻击战进行到第六天。主峰阵地还在志愿军手中——不过天亮后柴云振发现，阵地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拣了六七支冲锋枪，放到右边；拉了两箱半手榴弹，放在左边。

柴云振利用有利地势，将成捆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扔向敌群，用机枪和冲锋枪轮番向山下扫射，独自一人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到中午时分耗尽了所有弹药，手中只剩下一杆自动步枪了。后来，增援部队冲上了主峰阵地，柴云振被战友们转送到战地医院。

李天恩当时是15军的随军记者，当他听说了柴云振的英勇事迹后特别感动，立即联系有关单位采访，但得到的消息是柴云振因伤势严重已被转送到国内治疗了。

李天恩介绍，当时志愿军总部对柴云振的英勇事迹很重视。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彭德怀司令员和杨成武、杨勇副司令员等都到医院看望柴云振。彭德怀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活英雄。

李天恩回忆，由于柴云振是增援部队抢救下来的，他自己部队的官兵都已牺牲、打散，团里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他被送往后方抢救之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了音讯。

1954年，15军回国以后，组织上就指示有关部门开始查找柴云振的下落。根据一份当时保留下来的花名册，给他所在县政府发过一份调查函。后来，部队经过几次整编，驻地也不断变动，一些老同志调走的调走，退役的退役，寻人的事也就暂时搁置了。

李天恩回忆，20世纪80年代，原总政治部要编写“英雄传记”，指定要为柴云振立传。作为柴云振所在部队的军长秦基伟对此事高度重视，他指示编写组的同志：“必须千方百计找到柴云振。”时任15军宣传处处长的李天恩和群联处处长温铁汉等人，承担起这一“大海捞针”的艰巨任务。

李天恩至今仍记得他们在《四川日报》刊登的那则不到百字的寻人启事：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柴云正，原是我部三营八连七班班长，在朝鲜朴达峰阻击战斗中身负重伤，断了一根指头，战后与部队失散。请本人或知情者看到本启事后及时与原部队联系。

柴云振回忆，1984年的一天，大儿子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拿着报纸来问柴云振：“爸，你看这上面寻找的人是不是你哟？”

柴云振接过报纸一看，说：“他是这个‘正’，我是这个‘振’，怎么会是我？”

儿子指着报纸上写的内容分析道：“你叫柴云振，找的人叫柴云正，‘振’和‘正’字音相近，而且事实与你的情况完全相同。我们去问一问，看找的是不是你？”

于是，某一日，柴云振戴着一顶破草帽在他儿子的陪同下出现在15军的大门口。

李天恩回忆，听说“大英雄柴云振”来了，他十分惊喜，同时又很紧张，因为他也没有见过柴云振，但当他用手握着柴云振的右手时，这才放下心来，他看到了柴云振的无名指缺了一截。

据柴云振回忆，朴达峰战斗负伤后，他被转到国内后方医院住院一年，柴云振拿着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书，在民政局领取了1000斤大米的复员费，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岳池老家务农。

从此，他和部队“失联”了，而在朝鲜则根据柴云振战友的描述，画了一张他的“遗像”，悬挂在朝鲜革命军事博物馆显眼的位置，供人们瞻仰纪念。

柴云振这时才得知老军长秦基伟早就派人到山西、河北、安徽、山东、江西等十几个省寻找自己30多年了。秦基伟也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找到柴云振，找不到柴云振他死不瞑目。柴云振对秦基伟充满了感激之情。

此后不久，柴云振到北京开会，刚到宾馆住下，就被秦基伟派来的车子接到家里吃饭，回忆往事。

当秦基伟问柴云振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柴云振说：“老首长，我那一个班的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了我。我活在世上，只想代我的战友们做点事，我自己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将军闻言格外激动，他站起来向英雄敬酒。他说：“是啊，那时我们的官兵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时，谁会想到要个名要个利要个官当呢？柴云振，好样的！”

柴云振连忙站起来说：“不行，你是将军我是兵，我敬你！”

秦基伟感慨地说：“没有你们这样英雄的兵，我这个将军就是光杆司令，能打胜仗吗？”

同席的聂济峰将军也激动地站起来向柴云振敬酒。他是柴云振所在部队45师政委，朴达峰阻击战的指挥员。

聂济峰激动地说：“这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美丽的感情。我们这些当将军的，为有柴云振这样的兵而感到骄傲！”

聂济峰回忆说，就是那天秦基伟给他交代了为柴云振写书的任务。秦基伟说：“我们要为柴云振做什么？你是大秀才，你负责为英雄写书，为英雄立传。”

1984年10月，表彰柴云振的庆功大会召开。柴云振领回迟到了30多年的勋章，30多年前他被评为“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等。当领到这些奖章时，柴云振激动地说：“想不到部队首长至今还记得我！”

据李天恩回忆，“活烈士”柴云振找到后，老将军们纷纷赶来看望老英雄，他们拉着柴云振的右手仔细辨认，又仔细查看柴云振头部的伤痕，这些是他们30多年前熟悉和记忆特别深刻的地方。这些老将军当时在志愿军中的职位和姓名，柴云振也说得清清楚楚。

1985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柴云振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

柴云振死而复生，成为当时媒体追踪的热点。

有记者问：“你当年立了那么大的功，为什么要回到农村？为什么不去找部队？”

柴云振淡淡一笑，答：“找啥啊，仗都打完了，我也该回家了。”

又淡淡一笑，答：“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打完仗没死就回家！”

记者赞道：“你是了不起的英雄！”

柴云振依然淡淡一笑，答：“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没有回家！”

跨越时空的信

■董雪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7、9、54、63、22995、1、89……这些数字出现在江西卫视《跨越时空的回信》第一期节目里，意味深长。

数字见证着烈士陈毅安的故事：他与妻子李志强相识相知7年，在一起短短9个月。在没有他的日子里，54封家书一直深情地陪伴着妻子63年、22995个日日夜夜，直至她走后与他一起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井冈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再也不分离。自1930年一封无字家书辗转寄到李志强手中，夫妻天人两隔，至今已89年。陈毅安烈士的孙子陈正烈——这名60多岁的火箭军老兵与爷爷跨时空对话：“奶奶经常会拿出信来反复地读，读着读着就会泪流满面……还会对着照片说上很长时间的话。”他告慰爷爷：“孙儿很自豪地向您汇报……那个列强欺凌、内乱不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请您放心，我们一切都好，祖国一切都好！”

看到这个节目，除了感动、激动，还有着更多的熟悉和亲切感。我曾把陈毅安的故事写成一篇散文《英雄的情话》，也因此结识了烈士的后代。

这篇散文是前年我在井冈山学习期间，看到“红色家书”后的感悟。当时是第一次了解：陈毅安，湖南人，参加秋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1930年在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牺牲，年仅25岁。1951年3月，毛泽东亲自签发全国前十名革命烈士的荣誉证书，陈毅安排名第九，遂称“共和国第九烈士”。我读陈毅安写给李志强的信，感觉英雄不是一个标签化的称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同时，又从英雄的情话中看到一种坚守的信仰。

文章刊发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你好！”我回复一句“你好”之后问：“您是哪位？”

电话那端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一句反问：“你前几天是不是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是呀！”答应的同时，以为是同样喜欢写作的文友。

“我是你文章中写到的陈毅安的孙子，我叫陈正烈，正义的正，烈士的烈。”“哦……”我一时愣住，不知该说什么好。从曾经查阅过的资料里我知道陈毅安去世后，他的儿子出生，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一根电话线，让我在瞬间感觉到了一种历史与现在的联结。

放下电话，从网上查到一篇陈毅安之子陈晃明写的《松柏林间忆彭伯伯》，发表于2015年7月9日《解放军报》，文末有这样几句：“尤为欣慰的是儿子正烈，这个彭伯伯最为喜欢的‘小同志’走上了和我父辈一样的道路，从军38年已从一名小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将军，正在尽心竭力地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也算是告慰彭伯伯的在天之灵了。”

几天之后，我收到一个快递，都是有关陈毅安的书报……不能不想起在井冈山时常听到的一句话：一次井冈行，一生井冈情。这甚至让我联想到，我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家属院马路对面就是“井冈山小学”，那里盛着我的少年时光。如今再想起，感觉与井冈山的情缘仿佛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

有一种怀想，留在了井冈山。井冈山上空的云，一直飘在我的记忆里，永不散去。

后来这篇在井冈山上写的小文获奖了，去北京领奖，真的见到了烈士的后代陈正烈。听孙子讲爷爷的故事，让我又一次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一次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而今，这封跨越时空的回信，让我忍不住再一次翻看在井冈山学习时拍下的一些照片，感觉井冈山的青青翠竹和血染的杜鹃花，一直没有淡出我的记忆。有些生命的存在，就是为了见证一种精神。历史会铭记他们。

我和我的祖国

握握最美的手

■刘志存

当兵28年了，不知握过多少战友的手，大多不曾留下太多印象。而这次走基层，在一线偏远哨所与战士们握手，却让我刻骨铭心。站在哨所营院里仰望清冷的夜空，看着那点点闪烁的星，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那是一双双怎样的手啊？布满厚厚老茧的手，一道道皴裂的口子握起来像木锉，硌在手上却疼在心上。被医药胶布粘得干涩而淤青的针眼、黝黑的皮肤与粗壮的手指，哪里还找得到青春的光泽啊？每一次与战士们握手，我的心都在颤抖。

中士班长李鹏飞与战友们驻守在长白山天池西坡哨所。正是青春年华，可李鹏飞脸上却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这里海拔高、紫外线强，黝黑成了战士们青春的肤色。哨所维护任务重，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他们常年奔波在崇山峻岭中，把汗水挥洒在了路上，把沧桑印在了脸上，把老茧留在了手上。李鹏飞说，在一次加挂过河光缆任务中，班长李二毛抢先爬上6米高的光缆杆。高空风大，在滑板车上作业特别困难，他克服晃动带来的恐惧，把光缆固定在钢绞线上，然后两只手紧握钢绞线往前滑，每前进一米都很艰难。看着湍急的河水，站在岸上都眼晕，可想李二毛在高空中会有多难。最后的25米光缆，李二毛用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固定完，滑到对岸下来时两手血迹斑斑，磨出的血泡又被磨破了，战友们都感受到了班长的疼。即将离开哨所时，我紧紧握着李鹏飞和李二毛的手，久久不忍松开。

四级军士长周时俊所在的哨所驻在大山沟里。哨所距县城有30余公里，他在山里工作7年了。每天，他与战友们迎着朝阳踏上巡线路，再披着落日余晖而归。晚饭后，我与官兵们座谈，周时俊讲起了那年冬天巡线的故事：他带两个战士从上午9点多开始爬山，迎着刺骨的山风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每迈一步都很难。那天，他们连续翻了两座山，衣服被汗水湿透又冻成了冰。下山时体力已经透支，两腿直发软。突然，周时俊一个趔趄滑下山坡。幸好他被路边的树桩卡住了，但已经僵硬的双手被树桩划出了好几道口子，肩膀和后腰也都摔得不轻。座谈结束后，我心疼地托着周时俊的双手，仔细端详着，手上那道道伤痕仿佛在向我诉说着那些平凡而又不寻常的线路巡护经历……

走基层的那段日子，我始终被一线官兵们感动着、鼓舞着。无论哨所生活有多苦、任务有多重，他们从来不叫苦。握手时，每个人都洪亮地喊出自己的军衔和姓名。他们的精气神，他们那粗壮有力的大手，始终在向我传递一种力量。他们正是靠着这种力量战胜了孤独寂寞、战胜了恶劣环境、战胜了一切困难。一路走来，我为这群可爱可亲可敬的官兵，由衷地感到自豪。

三级军士长崔伟乐驻守的商都哨所，风沙特别大。在古代，这里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崔伟乐在这里驻守12年了，曾被内蒙古军区评为“北疆卫士”、荣获金质荣誉章。他的妻子云燕随军驻哨，协助他维护17公里的光缆线路。这里路况复杂，沿途要经过草原、农田、河槽、大山和坟场。崔伟乐粗糙的手上刻满岁月的印痕。他的妻子说，她最担心冬天下大雪。因为大风刮断或是大雪压断的树枝砸在光缆线上，若不及时处理就会压断光缆。所以不管啥时候下雪，哪怕是半夜下雪，崔伟乐也要出去到最容易出险情的地方看一看。听着他们的讲述，仰望着院子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一刻，我深深地读懂了崔伟乐12年坚守哨所的心路历程。离开哨所时，我紧紧握着崔伟乐那厚重有力的大手说：“你辛苦了！也苦了你的妻子和孩子。有时间再来看你们！”我举起右手，向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2周岁的儿子敬了一个军礼。

车渐行渐远，回头望去，他和妻子依然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瞬间，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仿佛看到了三棵高高低低的光缆线杆，傲然挺立在风中……

这次走基层，从内蒙古的乌海穿过巍巍的大青山到了兴安盟；从大兴安岭跨越茫茫林海到了东宁要塞；从巍峨的长白山沿界江而行到了黄海前哨，一路感动，一路收获。上士班长李利平，1.8米的大个，朴实憨厚，青春稚气的脸与他掌心里的老茧形成鲜明对比。上士张坤长得文质彬彬，但手上长满老茧。他已经有10年驾龄，年均行车6万多公里，还是全营手榴弹投掷和双杠二练习两个课目的纪录保持者。上士许尚军是驾驶员兼外线巡护员，我发现他短粗的手指始终微弯着，好似握拳一样。原来，每年他都跟随营里的“大修队”翻山越岭整修线路，放下车钥匙便拿起油锯、割灌机冲向灌木丛为战友们开路。几年下来，他成了营里驾驶能手、整修能手、光缆接续能手，他的手也因此形成了微微握拳的习惯。他说战士就要随时准备拿起枪杆向前冲，具备全能素质去适应未来转型发展需要。那朴实的话语让我心生敬意，那厚厚的老茧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坎上。

那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展现着年轻官兵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折射出基层官兵乐于奉献、扎根深山的火热情怀。每一次下部队、走基层，我都是紧紧地与战士们握手，他们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读到了坚定、读到了自信，也读到了期待。在与他们握手分别的那一刻，我总是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但在挥别的刹那，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那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是一种精神、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价值、一种动力，时刻激励着我，也鞭策着我。每当握着基层战士们那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除了肃然起敬，心里也从此多了一份温暖与牵挂。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北岗旧址

■黄亚洲

我要通过一副绑腿的线索，探究你
入学的途径
你是爬过日寇封锁线而来的，先设法
到长治
然后，到岗上村

我要通过炕上这个叠得方方正正的
绿色被褥，了解你
每日的紧张：集合、放哨、站岗、打靶
听课、挖防空洞、向群众
宣讲抗日救亡

我要通过一顶沾血的灰军帽，打听你
牺牲的过程
知道你半年后随校辞晋赴鲁，途中接敌
你当即就搬出了自己的打靶成绩
在鬼子胸口，找到好几个十环和九环
最后，你的同学们一边痛哭，一边
把一朵野菊，插入你的鬓发

我要通过抗大一分校的旧址，寻觅
无数个你
寻觅无数副绑腿、无数条被褥、无数顶
军帽
我要通过1939年的山西长治，接住
延水河、宝塔山与中国人民
苦难中的重托

一把喊叫的大刀

■王爱民

这把砍过黑夜横扫寒风的大刀
如闪电
如一把硬骨头
在这把大刀的带领下
百草揭竿而起
麦芒纷纷亮剑

用刀人已经不在
大刀崩出的缺口
像一张嘴，牙齿咬得嘎巴响
替他的主人说出斩钉截铁的誓言
也像一截磨损的碑
在松柏下挺一挺脊梁

夜深人静时
大刀上一定会响起当年的喊杀声
如滚过阵阵雷霆

入伍宣誓

■王方方

誓词里，一定有春风吹拂
曾被乌云笼罩的神州，沐浴花海
和平与美好，驱逐伤痛

誓词里，一定有星火升起
比刀刃硬，比子弹快
神圣的火光，点亮万水千山

誓词里，一定有诗歌浩荡
星空幽深，脚步激昂
信念与热血，擎起彩虹

沿着“八一”军旗指向的道路
我们举起拳头，把金色的誓言
融入血液，跋涉风雨

回望（油画）

潘寿亮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569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25分 印完4时45分